

俯向 大地的

书影

FUXIANG DADI DE SHENYING

许俊文 ○ 著

一位备受教育界广泛关注的实力作家
一部参加高考者不可不读的经典美文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俯向大地的身影/许俊文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650 - 0296 - 0

I. ①俯… II. ①许…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388 号

俯向大地的身影

许俊文 著 责任编辑 疏利民 特约编辑 许日春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印 张	21
	发行部:0551-2903198	字 数	208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0296 - 0

定价: 2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言

许俊文

此书系我的第三部散文集。

原本不打算在书前写序的。在我看来，一部书出版以后，其作者的话语权便终止了，评价的尺度该由读者去拿捏，作者不必再饶舌。就像一个裁缝师傅，替别人做了一件衣裳，那衣裳穿在身上好看不好看，合体不合体，裁缝师傅是多少发言权的。

然而，本书的责任编辑疏利民先生却执意要我说几句。想来想去，觉得说不是不可以，但要说出新意却并不容易。散文这种文体，是属于大众的，谁都可以说。因为说的人太多，说来说去，反而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了。这么一想，如果非说不可，倒不如说一说散文作品以外的话。

推算起来,我染指散文已近二十年了,从当初的偶然尝试到如今的难以割舍,其间的甘苦唯有自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写作就像农民在大田里套种作物,是算不得主营的。这样也有它的好处,不在意收多收少,因而能够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假如能把“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移植到我的散文创作上,还是可以说明一点问题的。这里的“柳成荫”,并非指我的散文作品如何了得,如何不同凡响,我只是借用这个譬喻,表述我的散文作品在读者心灵里或许还能留下一点散碎的投影。

至今还清楚记得 2007 年 6 月 7 日那个上午,我在家乡的县城里焦急地等待着孩子高考消息的情形。忐忑不安中,孩子满头大汗地跑回来告诉我,高考语文试卷中的现代文阅读选用了我的作品,并说当他看到老爸的名字时,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鼓作气做完试卷,且几近完美。考试结束后,孩子要好的一位同学当场客串了新闻主持人,当众公布了这个消息,结果引来一大帮学生要我分析那篇文章。紧接着,我的手机频频响起,其中淮南市的一位副市长说他的儿子在高考前夕也认真阅读过这篇散文。还有几所重点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也打来电话,感谢我曾给他们的考生上了写作课。后来,那篇名叫《乡村的风》的作品,被数十家出版社拿了去反复使用,尽管我一分钱的稿费也未得到,但心里还是高兴的。

打那之后,教育界对我的散文作品给予了特别关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哈尔滨、兰州、南京、青岛、郑州、深圳、重庆、芜湖、乌鲁木齐、大连、长春、武汉、包头、天津、珠海等

近一百多座城市的学校,先后将我的十几篇散文作品选入高考模拟、年度教学质量检测、高中毕业班摸底考试、全国100所名校联考等各种语文试卷,像《俯向大地的身影》、《怀霜》、《节气》、《泥土》等,已被广泛使用。还有部分考生在网上公开征询我的某些篇什的答案。北大还将我的作品编入写作教程。

这是为什么?我弄不明白。

但有一点我似乎还是清楚的,一个散文写作者,面对纷繁、杂陈、庸常的生活,你得像鱼一样去感受水的温度,像牛一样去咀嚼草的滋味,像蜜蜂一样去发现蜜源。就散文而言,无非就是那么一点事,那么一点情,还有那么一点理。你若能用质朴的话语叙事,推心置腹的道情,拨雾见月似的说理,说不定会成就一篇不错的散文。这样的作品,既带着你生命的体温,包蕴着你的人格,又闪烁着你的智慧,我敢肯定读者是不会轻易拒绝的。

这使我想起两年前的一件事。那是春天的一个夜晚,当时我正在秋浦河边散步,突然接到一位远方陌生女子的电话,她说她几经周折才弄到我的手机号码,为的是向我道一声谢谢。经过一番交谈后才知道,这位陌生女子曾为一段不幸的婚姻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并萌生轻生的念头。然而,就在她的心灵备受煎熬、孤独无助时,偶然读到我的散文《遥寄苍茫》,深为作者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她依据作品中的蛛丝马迹,从网上下载了日本环境音乐家神山纯一的作品反复聆听,渐渐地回归了理性,并使自己受伤的心灵得以康复……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给我的震撼是巨

大的,它使我懂得,用心灵写作是多么重要!

毋庸置疑,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具有温暖人心的力量,它能够唤醒读者沉睡的希望,使他们超度世俗的烦恼,获得精神的慰藉。武汉有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考研期间心理压力比较大,对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缺乏信心,一度欲放弃考研但又心怀不甘,因此陷入精神苦闷状态。然而,当他阅读了我的《有些路你并不清楚》后,在网上写下这样的心得:“天底下有些路,你乍看上去比一根火柴梗长不到哪里去,可当你踏上之后,却越走越长,长得让你会产生地老天荒的错觉;而有些路,你感到穷尽一生也走不到头,可是,你走着走着它突然就断了……今天,我对路有了新的认知。”我不知道这位考研的大学生后来结局如何,但我相信有一篇文章曾经抚慰过他寂寞、苦闷的心灵,想必他沉重的心情会轻松一些。

还有一位读者,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是教师还是学生,他(她)在网上曾留下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读罢许俊文的《怀霜》,全班安静了,每个求学在外的人,都有着深深的感触,心灵深处被温热的双手捧起。”我知道自己的散文作品不可能赢得所有读者的青睐,但是,只要它能够使一部分读者的心灵怦然一动,感知生活与人生的美好,我就知足了。

曾有一位博士出身的教授,在一座大学里主讲文学,当他与我的一篇散文作品邂逅,遂萌发了写评论的欲望,开篇就是这样感性的文字:“说了一年的散文,有时觉得话已说尽了。从技巧到思想到主题,从说什么到怎么说,基本上都过了一遍。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来到我眼前的《一些东西隐藏

着》，大概也就真的隐藏了一些好处，让我难以感觉到了。所以我不妨借着这篇散文说一些题外话。”于是，他凭借作品隐含的某些信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作者进行了一番揣测：首先，可以揣测这篇文章出自一个中年人之手；其二，可以估计这位中年人的性格，不属于事业有成的一类，他似乎在现代生活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其三，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洞察与智慧；其四，可以体会到作者表达含蓄，待人温和的特点；其五，作者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经历，他做事情一定有耐心，他的节奏是不紧不慢，他可能注重细节的完美。

这位与我素昧平生的学者在他的文章结尾处写道：“我真希望作者能看到我的这番评论。更希望他身边的人能看到这篇短文，因为尽管他或许不大容易接近，但一旦接近了，就必然会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其实正是一个“一些东西隐藏着”的人，不是刻意隐藏，只是现代人已经不大愿意耐心地去了解、体会这样一种人的内心世界了。”

说实话，我并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一种人，但我却佩服这位学者推理与判断的准确。有道是“文如其人”，对于散文作品来说，尤其如此。一篇好的散文，萌发于性情，涵养的也是性情，它实际上是一个人个性、素养、气质的综合体现；而个性、素养、气质等等是可以通过后天修养而获得的。因此，我们读散文，除了欣赏文章本身，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了解作者，进入他的内心深处，把握他的情绪性格。这也正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水根》。这篇作品是我的西部系列散文《穿越青海长云》之一，短短千余字，却使一位读者产生

了奇异的联想,由于文字不长,现照录如下:“我在离积雪不远的地方,用一块石头扒开一层黑色的砾石,一条细细的水腺便裸露出来。我没见过如此洁净的水。它的颜色不是白的,也不是蓝的,而是青的,是瓷器上才有的那种青(作者原文)。——许俊文将它称为‘水根’。今天不走,明天要跑一生活的辩证法。”

拉拉杂杂地写下这些,似乎都是散文以外的东西,但仿佛又与文学有关,至于读者怎么看,我尊重他们。

2010年9月9日夜写于江南池州杏花村

目 录

序	001
第一辑 陌路风景	001
穿越青海长云	003
一篙秋水到河源	030
滌下村慢板	038
一坛藏在民间的酒	045
禅湖笔意	051
转场的生灵	057
在江南	063
这么好的一座山	072
一盘闹市棋	080
一条河流的忧郁	083
第二辑 故土散曲	095
乡村散板	097
一些东西隐藏着	113
土地词典	121
触摸村庄的脉搏	128
露珠里的村庄	135
草垛	141
有些事儿总会发生	147
俯向大地的身影	157

散曲轻唱	163
寻找不回的世界	176
下河湾的早晨与黄昏 ...	191
白唇儿	203
回到草中间	209
留在生命里的细节	214
巡游在生命两极	219
1966年12月10日的雪 ...	225
看山	229
有些路你并不清楚	234
第三辑 心灵小史	241
1974:我的心灵小史 ...	243
一个人的江湖	252
流年	257
军歌柔软	261
遥寄苍茫	283
怀霜	287
129颗钉子	292
醉月	295
步行之美	298
倾听民歌	303
预约秋风	308
一个雪夜给予的感觉 ...	312
呵护明月	316
编后记	
眺望一种写作的高度 ...	321



第一辑

陌路风景

好风景似乎总是在别处。

因而就有了行走的欲望与冲动。

人在旅途，熟悉的事物渐行渐远，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唯其如此，才使人怀着一颗憧憬与敬畏的心去探寻，去体验。探寻与体验的过程，就是感悟新事物、丰富心灵的过程。

鲜活的感觉，崭新的发现，往往潜伏在陌途。

行者的心永远不老。

穿越青海长云

突然心血来潮，要去大漠、戈壁走走。这一走，竟以将近半年的薪水，只换取唐朝边塞诗人们笔下的几块小小云片。

——题记

水 根

把“水”与“根”这两个隔山不搭界的词拼凑在一起，要让它们同衾共枕地过日子，能行吗？水这个尤物，多么放荡不羁，变化无常！况且，那又是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之水，它需要根干什么？然而，当我在摄氏 38° 的阳光下，亦步亦趋地接近于阿尔金山上的雪，潜意识就替我临时组装了这个不伦不类的词，以后再想把它们拆散，发现竟然已经不可能了。

脑海里冒出“水根”这个词，纯属偶然。那天，我由敦煌去往青海西部边缘的一个名叫花土沟的小镇，破吉普一出阳关，戈壁便显出它的大来，大得让我瞠目结舌，不辨东西。一路上，我的眼睛似一只饿鹰，四处搜寻着，哪怕一株红柳，抑或一蓬芨芨草，也好使空洞的“大”有一点实实在在的内容。然而，目力所及，除了漫漫黄沙就是黑色的砾石，连只飞鸟的影子也不见。随着嚓嚓车轮向着戈壁深处、更深处不停地滚动，一种不祥的预感若有若无地浮上心头，我下意识地抓起随身携带的水壶，晃晃，又晃晃，不祥的预感又加重了几分。

雪山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我的眼帘的。

远远看去，那雪，东一簇，西一片的，散落在黑色的山体与瓷蓝的苍穹之间，白得超脱，白得静穆，它仿佛在此修炼了千年万载，才有了这超凡脱俗的仙风道骨。面对着这种充满神性的圣物，兴奋是难免的，惊愕也是难免的。

破吉普从戈壁进入崎岖的山道后，越发像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了，身子伴随着剧烈的喘息，不停地摇晃着，颠簸着，随时都可能趴窝。司机当然比我更急，嘴里一边不干不净地骂着，一边还要找话来安慰我。然而，预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艰难地爬上一个陡坡之后，破吉普终于停止了呼吸。此时的我，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和恐惧，反而暗暗地为此庆幸，因为它为我提供了一次看雪的机会。

趁着司机修车的空当，我兴冲冲爬上一个布满积雪的山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海拔最高的雪景。这里，仿佛一切都是原始的，阳光是原始的，空气是原始的，那

悄无声息的雪也是原始的。它使我想起初生的婴儿。对，婴儿。它从混沌中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接受过母亲的哺乳，通体透明得犹如水晶，神态仍然带有天堂般的安静，使你不忍心伸出曾经沾染过许多尘俗的手，去轻轻抚摸它一下。哪怕只一下。你甚至觉得连看它一眼也是多余的。它是神的孩子。阳光的孩子。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的孩子。

此时，我能够做的，就是站在雪线以下，让近在咫尺的雪，接受我的朝圣。对，朝圣！舍此我不能做任何事情。然而我还是做了。我在离积雪不远的地方，用一块石头扒开一层黑色的砾石，一条细细的水腺便裸露出来，我没有见过如此洁净的水，它的颜色不是白的，也不是蓝的，而是青的，是瓷器上才有的那种青。

刹那间，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词：“水根”。似乎只有这个不曾被污染的词，才配得上这高山之水。

菊 魂

一连二十多天，我像一只卑微的甲虫，在青海长云下缓慢地爬行着，柴达木、当金山、子母河、阿尔金山、塔克拉玛干、伊循故城、罗布泊……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需要什么，只是一味地“爬行”。一副行囊，一只水壶，外加一张地图和一册纸张泛黄的唐诗。在那些日子里，行走似乎成了我唯一的目的和理由。是的，我曾经享受过

太多的细雨、杏花、小桥、幽巷、绵软的丝竹，现在我暂时逃离了它们，像一个嫌疑犯匆匆逃离他作案的现场。

虽说是莺飞草长的季节，可是戈壁和沙漠给我的，依然是千年不变的苍凉，当然少不了风沙。有时天空偶尔掠过一二薄如蝉翼的云片，既高且远，在我看来，它们更像是一缕缕漂泊不定的游魂，连一滴世俗的眼泪也没有。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对于习惯了绿色的眼睛，别说一朵花，即便一棵骆驼刺也是奢侈。

然而，我却有幸撞见了一朵稀世之花：菊。

说是撞见，很大程度靠的是运气。戈壁和沙漠实在太大了，乱石累累的山也实在太大了，哪里生长着一丛红柳，哪里有一小片草地，你是不可预知的。那天我从巴音郭楞乘车去往北疆，高温酷热使所有的乘客都拉上了厚厚的窗帘，享受现代科技制造的清凉，只我竟像一个兴奋不已的傻孩子，一路上大睁着眼睛，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其实有什么好看的呢？无非是千篇一律的戈壁和沙漠。看得久了，头都有些大了。正当我昏昏欲睡之时，一朵硕大的“菊花”突然出现在前方布满黑色砾石的山坡上，而凑巧的是，车子居然在离那朵“菊花”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于是，我便有幸趁着乘客“方便”的机会，仔细端详起这朵托克逊的稀世之“花”来。

说是一朵花，其实，那只是我诗意的想象而已，在这个被称之为“世界风库”的不毛之地，连最耐旱的植物也不能生长，又何来的菊花呢？但在我的眼里，那分明就是一朵盛开的孤菊。此时，我即使站在几百米开外的地方，

也能够嗅到它淡淡的清香，一睹它的芳容：那是一个用黄色的石头一块一块拼成的“菊”字，少说也有半间房子那么大。这么大的一朵菊，不要说该用多少石头了，就是把那些石头一块块地搬到陡峭的山坡上去，想必也是不容易的，何况附近压根儿就见不着那种黄色的石头。这时，我的脑海里难免会跳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是谁在这空旷寂寞的野山之上，植下这朵稀世之菊呢？他（我猜想必定是男人所为）不惜耗时耗力地去做这样一件毫无经济价值（当然也无艺术价值）的事，究竟是出于什么初衷呢？

答案就像那既高且远的青海长云一样虚无缥缈。

这挥之不去的疑问，一直伴随着我的旅程。直到有一天，我在天山的褶皱里，发现一群灰头土脸的筑路民工，似乎才略有所悟。我想，托克逊山上的那个黄灿灿的“菊”字，说不定就出自这群民工中的某人之手。他，也许来自四川、湖北或者河南，也许就来自我的家乡皖东，他在想家的时候，便利用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从远处找来那些和菊花一样颜色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把它们搬运到黑色的山坡上，用心拼成一个“菊”字。那个普普通通的字，也许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也许是他正在热恋或已经失去的恋人，总之，她们在他的心里必定珍藏了很久，思念了很久。而当他终于找到一种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方式时，必定激动了很久；字成之后，他又必定独自伫立在苍茫的暮色里端详了很久，并且因为激动而难过，默默流下感伤的泪水……

现在，那个曾在托克逊不毛之山上植下“菊花”的人，